青島佛教與海洋文明

黃夏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

青島是山東省經濟中心、一帶一路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主要節點城市和海上合作戰略支點。西晉時佛教傳入青島，曾有不少僧人在此活動，例如印度僧人佛馱跋陀羅、高昌僧人道普法師、高僧僧遠法師、青州沙門釋寶亮、南齊明僧紹等，最有影響的是中國第一位西行到印度的東晉僧人法顯大師。唐代日本天台宗僧人圓仁也曾到青島密州大珠山。黃海之濱的青島，在東北亞中國佛教文化圈內，對日、韓等國有持久的影響力和法誼。青島佛教界充分發揮地域文化特點，與日、韓等國佛教界對接，實現全面交流。

關鍵字：青島佛教 法顯 東北亞 佛教交流

青島市地處山東半島南部、東瀕黃海，因有海中小島「小青島」、古漁村「青島村」而得名，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青島古城中心是即墨，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11 月 14 日，德國以「巨野教案」為藉口侵占膠澳，租借青島，從此成為山東第一大商埠。現在青島是山東省經濟中心、一帶一路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主要節點城市和海上合作戰略支點，客謂大陸北方的海洋明珠。

一、僧傳所見兩晉南北朝青島地區的佛教概況

歷史上各個朝代都將青島納入不同的屬地管理。青島嶗山是山東半島的主要山脈，中國海岸線第一高峰，海上「第一名山」。古語說：「泰山雖雲高，不如東海嶗。」嶗山是青島道教的發源地，也是中國道教北方教派的發源地之一。佛教同樣也影響青島歷史文化。西晉時期，佛教傳入嶗山地區，盛於隋唐，明代又迭起高潮，清代後期漸衰。據查，嶗山佛教寺院有名可循的有 32 處，建於隋

嶗山是山東半島的主要山脈，海上「第一名山」。

代之前有 6 座，建於唐代的有 4 座，建於宋代的有 1 座，建於明代的有 16 座，建於清代的有 5 座。1959 年，嶗山有法海寺、潮海院（即石佛寺）、清涼寺、菩薩廟（即文殊普賢廟）、峽口廟、華嚴寺、毗盧庵、觀音寺和靈聖寺 9 座寺院。其中完好和比較完好的是華嚴寺、法海寺、觀音寺、清涼院，破舊的有潮海院、毗盧庵、靈聖寺、菩薩廟，已傾圮的是峽口廟。

本文主要依據《高僧傳》，略說東晉到南北朝時期的青島佛教僧人的情況。僧傳記載，青島屬於長廣郡、東萊等地，有不少佛教僧人在此活動，包括外國僧人與本地僧人。例如印度僧人佛馱跋陀羅（漢名覺賢），受沙門僧儼苦請，捨眾辭師，裹糧東逝，綿曆寒暑三年，既度蔥嶺，路經六國，最後到達交趾（今越南與廣西），乃附舶循海而行，遇風獨發，至青州東萊郡，再北上長安。[1]

南朝宋太祖曾經派遣西域僧人道普法師和書吏 10 人西行取經，眾人到達長廣郡，道普法師因船舶破損傷到足面，故疾而卒。道普是西域高昌人，遍歷西域 36 國，供養佛影，頂戴佛缽，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覿。他善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他到印度是想重取《涅槃經》，可惜出師不利身先卒，道普病重之時，感慨「《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2]

高僧僧遠法師，姓皇，勃海重合（山東樂陵市西北）人。其祖先生活在北方地區，避難來到了大海一隅。18 歲出家，跟隨沙門道慧學習，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渡江到南方， 31 歲到青州孫泰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聽講者四百餘人，莫不悅

1.《高僧傳》卷 2〈1 譯經中・6 佛馱跋陀羅〉，CBETA 2023.Q3, T50, no. 2059, pp. 334c21-335a4。
2.《高僧傳》卷 2， CBETA 2023.Q3, T50, no. 2059, p. 337a24-b5。

服。後琅琊王僧達甚遠風素，延止眾造寺。朝廷又敕選新安寺住錫。[3]

釋寶亮，姓徐，其先輩為東萊胄族。東晉失敗，避亂東萊惤縣（今山東龍口市東南），又稱青州沙門釋寶亮。12 歲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就業專精，一聞無失。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梁天監八年五月八日，武帝勅寶亮撰《大涅槃義疏》，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讚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雲除。條流明悉，可得略言。[4]

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太元中游剡（今浙江新昌），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5]

此外，古籍中還記載這一時期的佛教居士明僧紹的事蹟。明僧紹以隱山為生活，不與官府合作，不受徵召，表現了隱士的風範，受到包括皇帝在內人士的尊敬。

以上是《高僧傳》記載的南朝僧人，以及其他古籍記載的居士在青島地區活動情況，可知這一帶一直是佛風較盛地區，不管是外國僧人，還是國內僧人，以及本土僧人都有過不凡的事蹟和突出性格，自覺地踐行佛教中國化，因之被記載下來，成為我們今天研究青島早期佛教的基本資料。

青島作為海邊地區，與佛教也有甚深關係。前面提到的佛馱跋陀羅禪師，從廣西乘船到內地，最後在青島登陸。而最有影響的是

3.《高僧傳》卷 8〈2 義解・五・10 釋僧遠〉，CBETA 2023.Q3, T50, no. 2059, p. 377c8-26。

4.《高僧傳》卷 8〈2 義解・五・24 釋寶亮〉，CBETA 2023.Q3, T50, no. 2059, p. 381b24-c1。

5.《高僧傳》卷 11〈4 習禪・6 支曇蘭〉，CBETA 2023.Q3, T50, no. 2059, p. 396c1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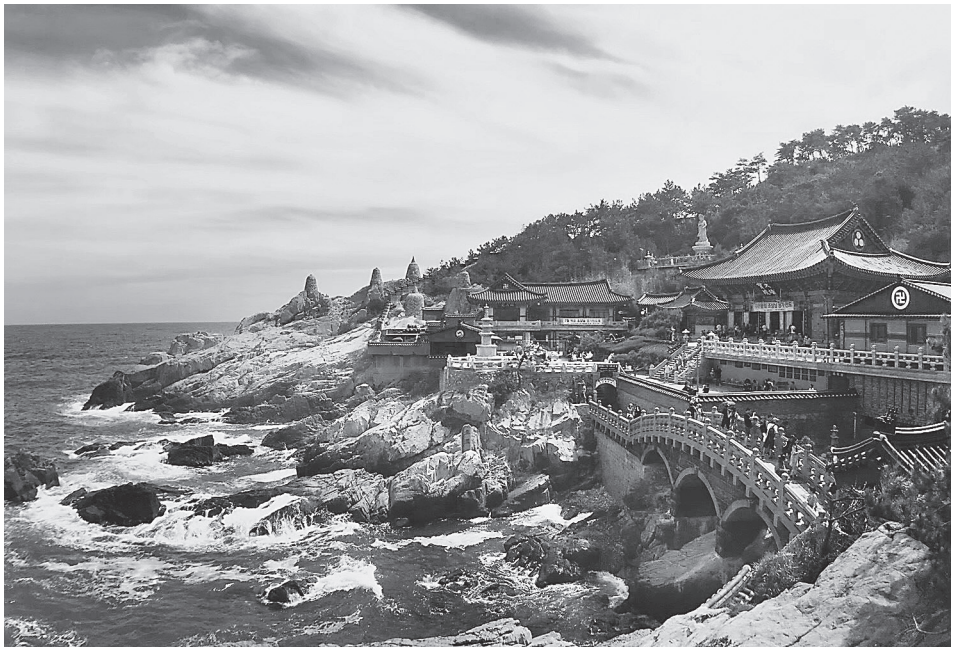
中國第一位到印度的僧人法顯大師，他回程是在青島牢山（嶗山古稱）登陸的。據《高僧法顯傳》記載：法顯大師從斯里蘭卡回國，因為碰到風暴，搭乘的船最後漂流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法顯登陸之時，忽然見到家鄉的藜藿菜（野菜），心情十分激動。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聽說有沙門持經像乘舶泛海而至，趕快派人到海邊迎接，歸到郡治。可以說明，這時青島地區的佛教受到當地政府官員重視膜拜。法顯在印度住 6 年，在斯里蘭卡住 3 年後回到青州，遊歷 30 國。他在青州講經說法時，人們對他的經歷讚歎不已，「斯人以為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法）顯之比」。[6] 後來法顯與佛馱跋陀羅合作，在南京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毘曇心》等百餘萬言。尤其他所譯出的《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京師共傳，咸歎神妙。

二、佛教與海上絲綢之路

海洋是人類生命搖籃，人類一直沒有離開過大海照顧。浩瀚大海，成就了人類寬廣胸懷；洶湧波濤，鍛造了人類堅強意志；綿延海浪，推動著人類不斷進步；高深莫測的海谷，促使人類去做出更多探究；海中生物，豐富了人類眾多寶庫。總之，大海是人類不可離開的所依，它激發了人類豐富想像，又連接了世界各國交通，為人們生活帶來豐富資源，開發了人類智慧。

作為歷史文明積澱產物，佛教與海洋文明有著密切關係，伴隨著海洋一起成長。查尋電子佛典，佛經中與「海」有關的字串，一共有 125,814 個，檔案 12,589 條，可謂不能不豐。在佛教教義實踐體系裡面，海洋文明是佛教文化重要內容之一，佛經裡有著與海

6. CBETA 2023.Q3, T51, no. 2085, p. 866a29-c6。



佛教與海洋文明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圖為建在海邊岩石上的南韓釜山海東龍宮寺，至今已有近 700 年歷史。

洋文明的眾多經典與知識描述，通過大海浪峰之間起伏，完成了佛教理論與實踐體系的和諧統一。在佛教宇宙觀裡，離不開四大海構建，有了大海才能突顯出佛法博大精深，方顯佛陀偉大胸懷。居住在海邊的佛教徒，建造了一座座精美寺院和高大聳立佛像，在無際海上發出轟轟獅子吼聲，「海中七寶」把佛教殿堂裝扮得更加莊嚴美妙。無邊大海承載著東去西來的法子，佛教溝通了海陸兩地佛教界的共同訴求，將他們在佛法旗幟下完美地統一起來。

佛教向外傳播的路線歸結為兩條，一條是陸路絲綢之路，一條是海上絲綢之路。陸路主要是從印度向亞洲東部與北部傳播，最後形成大乘佛教系統，影響東北亞中國、日本、韓國、蒙古和越南等

國。海路主要是從印度向亞洲南部或東南亞傳播，影響到南亞的斯里蘭卡，以及東南亞泰國、緬甸、寮國、柬埔寨等國與地區，最終形成了南傳上座部佛教系統，世界佛教格局至此完成。

釋迦牟尼佛創建的佛教，於他在世時就已經開始由陸路向海邊擴展，又在他涅槃之後，開始了陸路與海路兩路向外傳播。如果說，陸地絲綢之路是印度佛教通過向外傳播，形成北傳佛教的重要通道，那麼，海上絲綢之路則是形成南傳佛教不可或缺的要道。南傳與北傳兩支佛教，構成了佛教傳播類型學最大兩塊，它們相互證明佛教在世界的影響，通過海陸兩大傳播類型延伸，最終定在了世界宗教格局上面。可以說，海洋文化對佛教的發展功不可沒。

三、青島佛教與海上絲綢之路

中國有漫長的邊界線和海岸線，對外交通的陸路主要有經由西域和新疆地區的古絲綢之路，由東南亞地區的泰國、緬甸等地進入中國雲南省，史稱「博南古道」。[7] 經尼泊爾進入西藏地區，然後到中國內地，也有人把這條路稱為「麝香之路」。[8] 而中國海上交通發達，古代有許多著名的港口，廣西梧州、北海，廣東廣州，福建泉州、浙江寧波、江蘇揚州、山東登州等地都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著名港口。約在西元一世紀左右，印度佛教就是通過這些不同的道路傳入中國。

回顧歷史，佛教沿陸路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資料較為完整，時間約一千年，到了明代後基本停止。而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初期的資料不多，到南朝以後，記載漸多，特別是唐代後期因

7. 參見《東南文化》1991 年第 6 期，南京故宮博物院。
8. 參見常霞青：《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

航海技術與貿易增長的原因，海路成為中外佛教交流的主道，一直持續到現在，最終形成中國佛教的現在格局。

佛教傳入中國約在西元一世紀左右，海路與陸路幾乎同時傳入。法顯見證的南海絲路貫通建立跨文化貿易的大通道，有不可忽視的影響。[9] 梁啟超認為：

> 歐人分印度佛教為南北宗：北宗指遄濕彌羅、鍵陀羅所傳者，則南宗指錫蘭所傳者。因習聞中國佛教出西域，遂指為北宗所衍。歐人此種分類，吾本不以為然。但即如彼說，吾國亦兩宗兼承，海通傳南，陸通傳北。而南宗之來，且視北為早焉。[10]

「南北宗」指印度佛教向世界傳播的南北兩大路線，向南是通過海路的南傳上座部佛教，亦即巴利系佛教，主要流行在東南亞地區，故稱「南宗」。向北傳的是通過陸路中亞（遄濕彌羅，亦稱罽賓，即現今喀什米爾）的漢語系與藏語系佛教，亦稱「大乘佛教」，主要流行在中國、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地的東亞地區，故稱「北宗」。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保存著南北兩傳佛教的國家，但在梁啟超看來，「南宗」傳入中國早於「北宗」。

中國海分為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國際上說的東中國海包括中國人說的渤海、黃海、（常規）東海。中國自古以來稱此海域為東海。明朝《坤輿萬國全圖》中稱此海為大明海。東海的優良港灣很多，如上海港位於長江下游黃浦江口，航道深闊，水量充沛，江內

9. 朱文濤：《六朝時期的海上交通與對外造物文化交流述略》，《創意與設計》總第 46 期，2016 年第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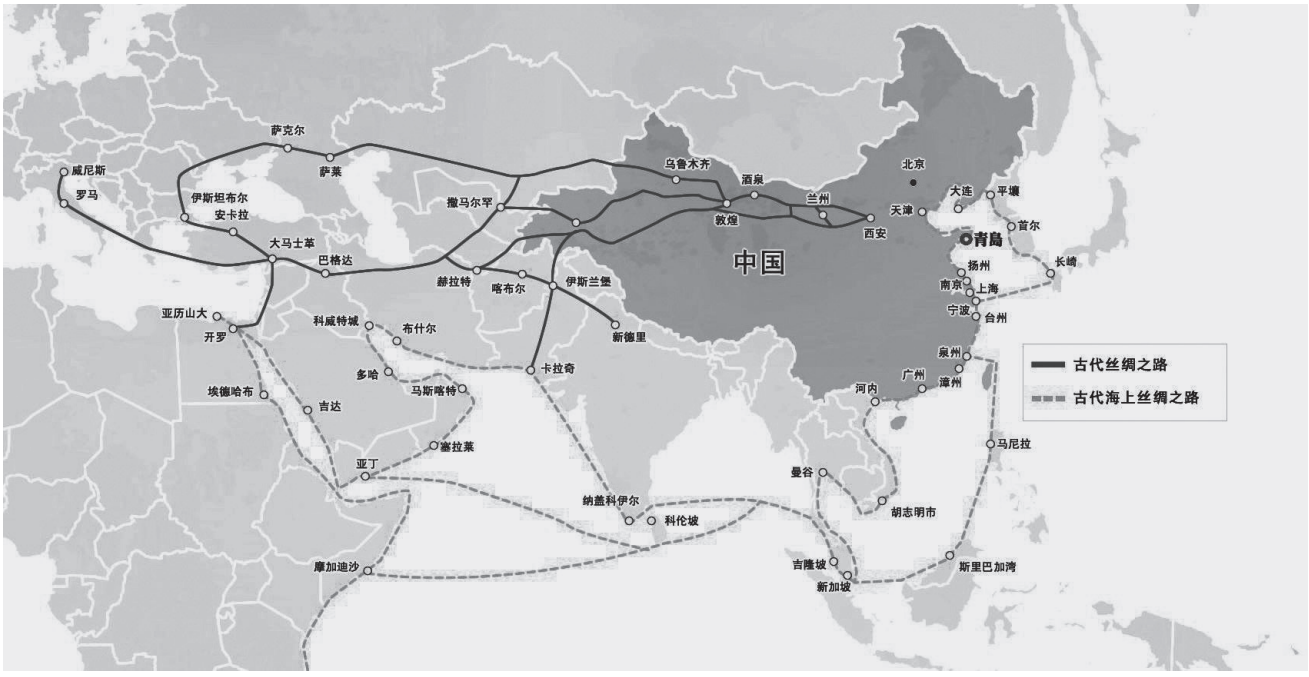
10. 梁啟超撰，陳士強導讀：《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35。

風平浪靜，宜於巨輪停泊。廣東南澳島與台灣島南端的鵝鑾鼻連線是東海與南海的分界線。東海的海灣以杭州灣最大，流入東海的河流有長江、錢塘江、閩江及濁水溪等。大陸流入東海的江河，長度超過百公里的河流有 40 多條，其中長江、錢塘江、甌江、閩江等四大水系是注入東海的主要江河。青島在黃海地區，也被認為是在東海區域之內。雖然青島港建設較晚，但是後來居上，現在已經成為北方地區的大港，幅射到世界各地。

有學者指出，中國海上交通，廣東、福建沿海港口對外貿易對象主要是以南海商舶為主，而與日本及朝鮮半島的海上交往則主要是浙江、江蘇、山東沿海港口。[11] 特別是二世紀末至六世紀是中國對外貿易交流的承前啟後時期，「北方政權的中外交流主要通過西行陸路，而南方六朝的對外往來則是建立于東南海路的通暢」，[12] 這一時期南海商船數量多規模大。法顯所搭乘的均是往來「商人大舶」，從獅子國搭乘商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從耶婆提國搭乘去廣州的商船「上亦二百許人」，可知在當時的南海絲路中，可乘載 200 餘人的大型商船常見，推知其所載貨物可達數十噸，船舶載重百噸左右，相當於十五世紀歐洲航海商船的規模。[13]

右圖顯示，上方線條是外來佛教傳入中國陸路絲綢之路，下方線條則是廣袤海洋下的中國佛教與外界聯繫通道。據梁啟超研究，西元前後「蓋當時中印交通實以日南為孔道也」。[14]「日南」就是

11. 謝建偉：《淺析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佛僧求法熱潮》，湖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 年 5 月 10 日，頁 23。
12. 朱文濤：《六朝時期的海上交通與對外造物文化交流述略》，《創意與設計》總第 46 期，2016 年第 5 期。
13. 同註 12。
14. 梁啟超撰，陳士強導讀：《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39。



古代陸上絲路與海上絲路圖

現在的越南等地，說明最早的中印交通是透過越南等地完成的。也有人認為，海上交通自東漢末與三國時期就逐漸興起，東南沿海地區是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重要位置而發展起來的。從廣州地區出海，南下沿馬來半島到南海各地，經印度洋、波斯灣接上西方海上航線，延伸至北非或羅馬；或是從東部出海到朝鮮半島南部，再抵日本列島。南海絲路貿易興盛，佛教文化的輸入和各種材質工藝的流行，對六朝在文化內容和物質技術方面的變化起到關鍵作用，法顯在獅子國就看見中國「晉地一白絹扇供養」的一座高大青玉佛像。[15]

15. 同註 12。

佛教傳教一般是與商貿同時進行的，商貿在運送貨物時，傳教僧人必然會借用交通工具的優勢，完成傳教任務。在陸路絲綢之路，僧人是藉由商隊資訊與團隊優勢，自備交通工具，附屬商隊而完成神聖傳教任務。但在海路，傳教者不可能自備船舶，只能搭乘商船而去目的國，當然這也要出錢，如同購買船票才能登船一樣。

法顯是中國佛教界最早踐行海上絲路的僧人之一。他從斯里蘭卡回程時，雖然主觀願望是想到南海廣州港，但季風和洋流卻鬼使神差地將他送到青島牢山登陸。這種不可思議與不自覺的結果，鑄就了青島成為佛教海上絲綢之路的北方地區先行者，也就是說，佛教開創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傳教行為，最早是在東海或黃海的青島完成的。之後的佛馱跋陀羅到達青島的遭遇也與法顯相似，也是誤打誤撞進入牢山。法顯和佛馱跋陀羅兩位法師的經歷，說明當時牢山港已經是膠東灣海域的重要港口，而且通向內地各地。例如法顯在牢山登陸以後，他所乘的船上商人馬上離開轉赴揚州，可見青島牢山港與江南揚州港之間是有航路的。

青島牢山港作為中國佛教首抵港口，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積極的意義，是佛教中國化與海洋文明發生碰撞的典型整合。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印度佛教通過海路最早傳入中國的是交州不是廣州。東漢時佛教經交州傳入梧州，僧人康僧會從交州前來內地翻譯佛經，影響了中國佛教的發展。東晉南朝時，南海大國扶南國在日南郡（漢武帝時所立，今越南廣治省東河市）之南，海西大灣中。南朝劉宋（420-479）康泰著《扶南記》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16] 日

16. 魏・酈道元撰：《水經注》卷 36，《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河渠之屬》。

南與扶南距離只有三千里，從日南出海正南行 10 餘日，就可到達扶南。扶南作為南海地區大國，其重要地位是起到中轉站作用。從扶南出發到太平洋的中國，或者到印度洋的印度，雙邊的路程都在 30 天左右，古書記載沙門菩提跋陁云：「從孫典（即頓遜）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17] 佛教經海上絲綢之路到南方兩廣地區不算稀奇，但是走海路到北方傳教，法顯可能是第一人，這就是法顯對北方東海傳教的重要性所在。

唐宋以後，經東海到日本與韓國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常態，佛教也經過東海進入中國內地或進入東亞日韓兩國，例如唐代日本天台宗僧人圓仁在山東登州登陸，沿著運河到浙江，再轉道北方進入五台山。圓仁在中國周遊了 1 年多以後，取道登州坐船回日本。此時青島屬於密州（今山東諸城市），圓仁回憶，新羅水手申云：「自此北行一日。於密州管東岸，有大珠山。今得南風，更到彼山修理船，即從彼山渡海。」[18]

大珠山在現今的青島西海岸新區內，與嶗山隔海相望，並稱為「東嶗西珠」，位列古膠州八景之首。大珠山位於新羅正西，到新羅的路程很近，但是災禍難量，因為會經過海盜出沒的地方。圓仁搭乘的是 9 艘船一起航行的船隊，對於是否要經過大珠山到新羅再回日本，拿不定主意，二三五七九的 5 艘船認為「今此度九個船，北行既遠，知近賊，況更向大珠山，專入賊地，所以自此渡海，不用向大珠山去」，[19] 一四六八的 4 艘船則主張深入近海走近道回國。

17.《洛陽伽藍記集證》卷 4，CBETA 2019.Q2, GA001, no. 2, p. 254a5-2。
18.《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 1，CBETA 2023.Q3, B18, no. 95, p. 27b9-11。
19. 同註 18，pp. 27b4-28a5。

最後決定由第一船的船長來定，全體船隊駕舶便發，上帆直行，此時西南風將船隊颳到中國西海，直著淺濱，擱淺海灘，眾人只好登陸夜宿城村。但有人報告第三船流向密州大珠山，進入萊州界，「其八隻船，海中相失，不知所去」。[20] 後來在唐人幫助下，圓仁一行從登州牟平縣唐陽陶村南出發，得好風支持，東行新羅，再回到日本。[21]

四、結語

2013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習主席的倡議被稱為「一帶一路」，已經獲得了世界很多國家的贊同，目前正在深入展開。佛教作為走在古絲綢之路上的主要宗教，歷史上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體之一，通過海陸兩條絲綢之路為中國佛教打開了內外聯繫通道，讓中國佛教走向世界，為中國文化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黃海之濱的青島，現在站在了世界前沿，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作為在海上絲綢之路行進的佛教首抵北方之地，青島佛教與海洋文明的碰撞，必然會在千年後再次發揮新的作用，特別是對東亞國家發揮佛教信仰文化圈、建立佛教信仰共同體起到領導的作用。東北亞同樣需要有一個或數個對外交流的平台，而這些平台不僅只是日、韓等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還應該包括俄羅斯、蒙古等其他國家地區。東北亞問題從地理上直接牽涉到黃海、東海、渤海，青

20.《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 1，CBETA 2023.Q3, B18, no. 95, p. 31b6-14。
21. 同註 20，pp. 32b8-33a6。

島佛教的平台能夠滿足這個條件。

當前「世界性佛教組織紛紛走上歷史舞臺，出現了佛教界跨國界、跨語系團結合作的新氣象，一個『世界佛教』的理念正在形成」，[22] 把慈悲心用在保衛世界和平，積極展開佛教文化交流，這是佛教在當代世界實施的種種救世度人之法。以青島佛教為平台的中日韓三國佛教交流與合作，即是上述「世界佛教」潮流的一大源泉。

東北亞地區在歷史上一直在傳統中國佛教文化圈內，佛教對日、韓、朝三國有持久的影響力和法誼。在整個亞太地區，因為傳統文化的關聯性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性，「第二軌道」外交始終伴隨著國家的利益而不停頓，在亞太地區的安全、經濟和政治，乃至文化等合作方面補充了國家訴求，尤其是將官方不好說的話通過協力廠商傳達出來。宗教、文化與學術連繫，可以起到潤物無聲的擴大影響，其所建的民間交往平台，產生的效果是長期的，覆蓋面超過官方外交。青島佛教界充分發揮地域文化特點，與日、韓、朝三國佛教對接，通過佛教文化，盡可能將這幾個國家團結在一個信仰下面，取得雙贏的情況，實現 2015 年博鰲亞洲論壇提出的「一帶一路」，更在於人心、思想、思路、文化、制度，甚至包括宗教信仰等的全面交流。

（本文得到青島統戰部張文生先生提供的資料，特此申謝）

22. 趙樸初：〈弘揚先輩優良傳統，發展“黃金紐帶”關係〉（1997 年 10 月 27 日），這是趙樸初以中國代表團名譽團長的身分在日本大會開幕式上的致辭。趙撲初因健康原因沒有出席此次大會，而由中國代表團副團長淨慧法師在大會上代為宣讀，標題係編者所加。